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為農高祖少為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

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宫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為怨也高祖為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為皇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為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遊戲宫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

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
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為不可帝拂衣而去曰
何必謀於閨門邠等死周高祖起兵嚮京師慕容彦超
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
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
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周
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公贇為
天子贇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

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為母太后誥曰侍中功

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歷數

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

難惟以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認深意

涕泗横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宫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顯德元年春崩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勲崇子

曰贇高祖愛之以為己子乾祐元年拜贇徐州節度使

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勲為開封尹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已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為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勲皆高

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
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
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為嗣太祖與羣臣請見承勳視起
居太后命以臥榻舁承勳出見羣臣羣臣視之信然乃
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愛之以為子宜立為嗣乃
遣太師馮道率羣臣迎贇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贇謂太
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為誓道既行謂人曰吾
平生不為繆語人今繆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名之贇

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為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贇至宋州贇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贇已而奪贇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贇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贇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

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贇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内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近親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贇以幽死初贇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鞏廷美教練使楊温守徐州廷美等聞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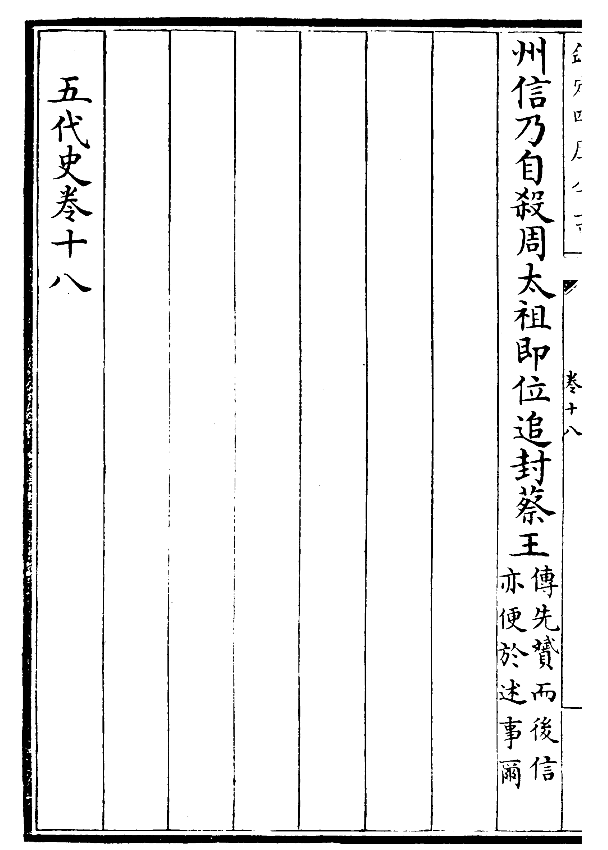
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廷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贇赦廷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廷美等皆見殺承勲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鞏廷美楊溫之所為贇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贇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廷美溫區區為贇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

士哉然予考於實録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彦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廷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廷美等嘗已送欵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廷美等欵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為興捷軍都

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為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刲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謂天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廵檢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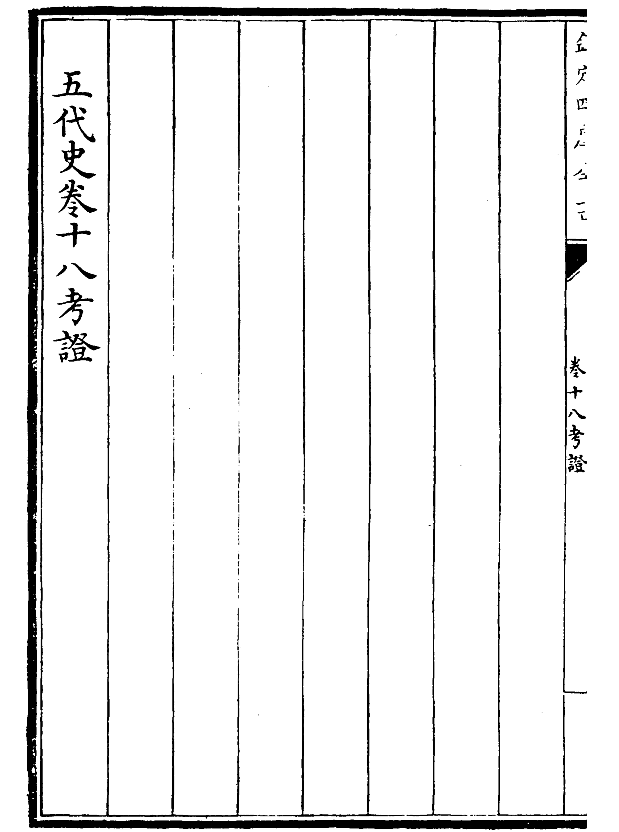
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傳先贊而後信亦便於述事爾

五代史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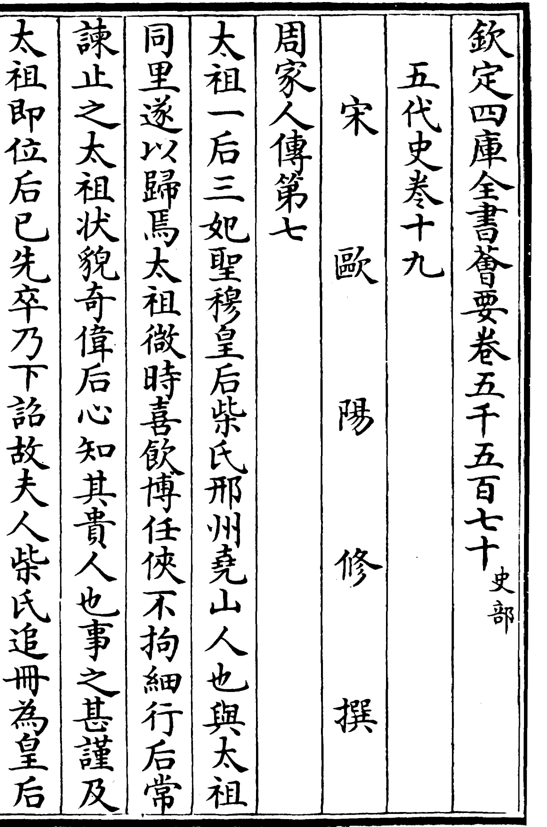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十八考證

漢高祖皇后李氏傳帝年少素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游戲宮中○後贊係人名自有傳併見史弘肇傳中或以為官名者誤也

蔡王信傳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注傳先贇而後信亦便于述事耳○述監本訛實今從南本改正



五代史卷十八考證



五代史卷十九

宋　歐　陽　修　撰

周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為皇后

謚曰聖穆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為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為淑妃拜妃弟廷璋為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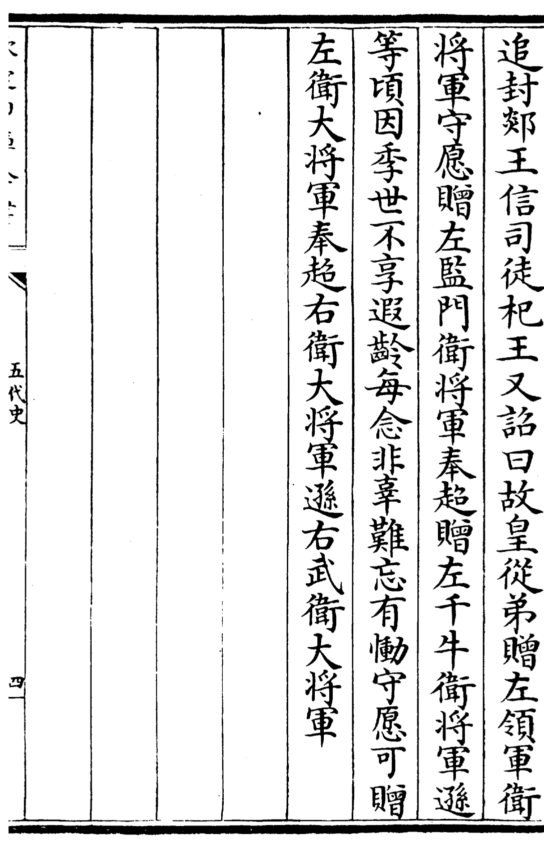
即名弘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
真定少尹太祖崩葬嵩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
未克世宗詔有司營嵩陵之側為虛墓以俟顯德元年
世宗已敗劉旻於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還
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
兵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為諮呈官官至檢校工
部尚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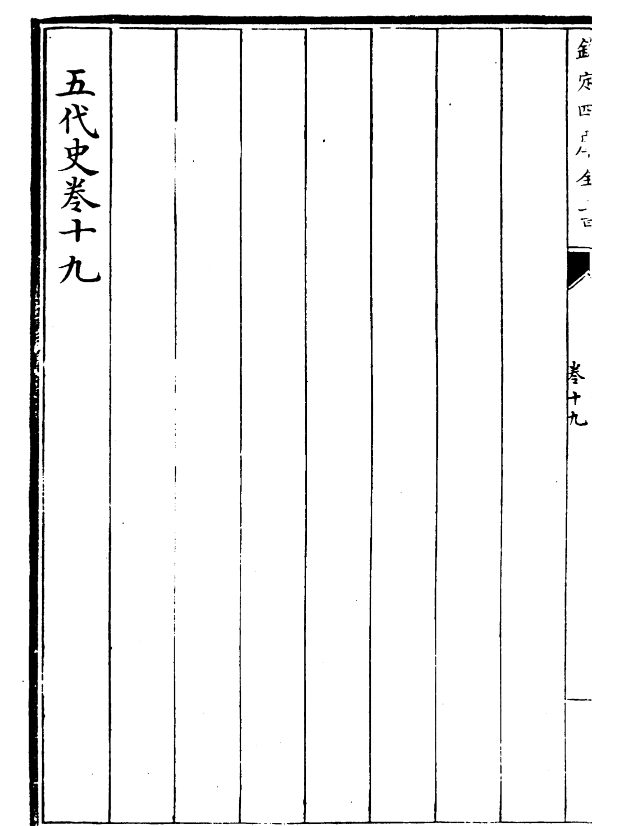
禮裨將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妃歸為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為繼室太祖貴累封吳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追冊為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録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幼頴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為潞州牙將所得寘諸褚中

以歸潞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以為子過於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潞將仕于京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三瑀以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仕晉為內職契丹犯闕進超歿于軍中妃嫠居洛陽漢高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為德妃廣順三年辛年三十九妃兄三人瑀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

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為世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贈司空信景運初啟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動予懷侗可贈太傅


追封郯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
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
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
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卷十九

五代史卷二十

宋　歐　陽　修　撰

周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為子是為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光禄卿致仕居於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

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甞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汪晏王彦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

不得如其意者多矣盖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盖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盖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孰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絶人道孰為重權其所謂

輕重者則天下雖不可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微時所娶也世宗為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

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為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為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為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

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為加慰勉以歸彦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為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為天幸欲使削髮為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毁形髮為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鋭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為繼室世宗即位冊為皇

后世宗辯急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顔色漸為解説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宫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于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宫號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三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

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為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為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諴左武衛大將軍諴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為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夭閼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諴左屯衛大將軍諴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悽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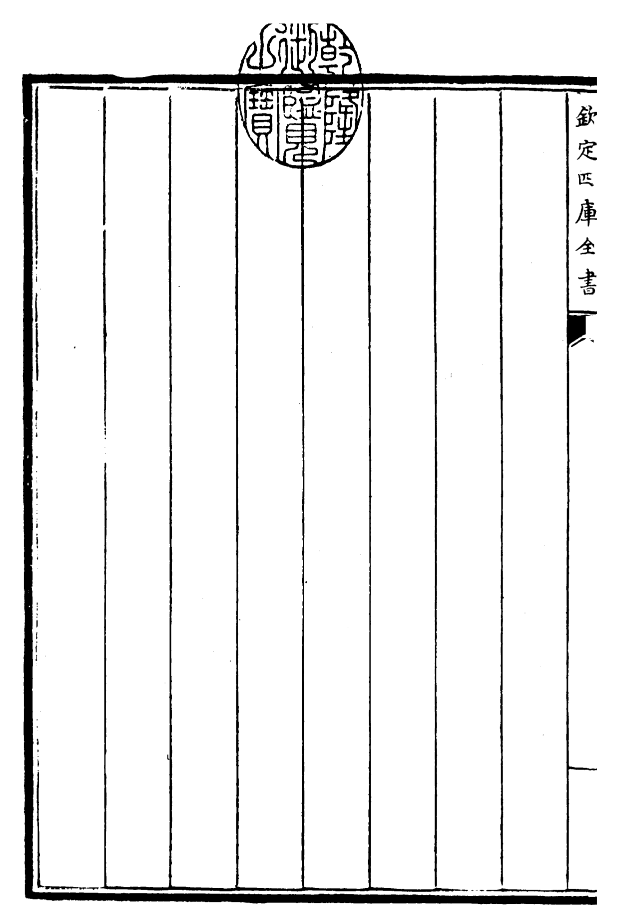
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
太傅吳王諴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
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
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
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
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
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軍封蘄王皇朝
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盖知其曲在已也故畧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卷二十

謹案卷十八第四頁後八行至五頁後五行犨廷美

刊本廷訛庭或訛定凡十處據通鑑綱目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周　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二十一至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五代史卷二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盖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梁臣傳第九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大梁翔同里人王發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来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

翔曰兵者應變出竒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廵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名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為鞋結觧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浹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勲殿酒半起使人召

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為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為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為人深沉有大

畧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闗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内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誚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黄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别置

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己不欲翔居内職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己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拒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宫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

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愚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為怨言遂不用其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名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為懟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

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争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為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為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龎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為盜珍

為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為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黄巢破秦宗權東并兖鄆未嘗不在戰中而常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黄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為方雪不意梁兵来不為

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瑭張晊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為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邪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来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晊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

兵故也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珍攻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為降書陰使人名珍約開門為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甕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礫石以投之珍兵皆死甕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因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

子軍二千於臨黄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彦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陜州陜人也初為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為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常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為和

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廐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旦冀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為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

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遂縊死

龎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百匹為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黄巢秦宗權皆有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吕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逐楊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為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

兵郴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徹木為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楊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為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為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

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自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彊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

弱而勝彊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也少從黄巢巢敗降梁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鬬傷面身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為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為多張全義

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名晉兵以攻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沇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恭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内黄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大祖攻朱瑾于兖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

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三闇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闇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兗州留後以兗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渒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大敗

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反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走追至於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為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

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令燕兵来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為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於乾寧戰於老鵶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為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于青山遂從太

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兖州從周家屬為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洺州曲周人也少從黄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為將

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晊栅又以騎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晊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龎師古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龎師古代珍存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為其殿晉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為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

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斃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太祖已即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閲邪諸君寧復思之乎佗日語又如此

張存敬譙郡人也為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為將善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

祖遣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為諸軍都虞候太祖攻徐兗以存敬為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鴉堤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漠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含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從宋州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

傳存敬子仁頵仁愿仁愿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頵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晉常為大理卿卒贈祕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為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為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太祖為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為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

之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彊未敢發求梁為助太祖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勲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為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算每戰先發多敗而周彛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為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為人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太祖初鎮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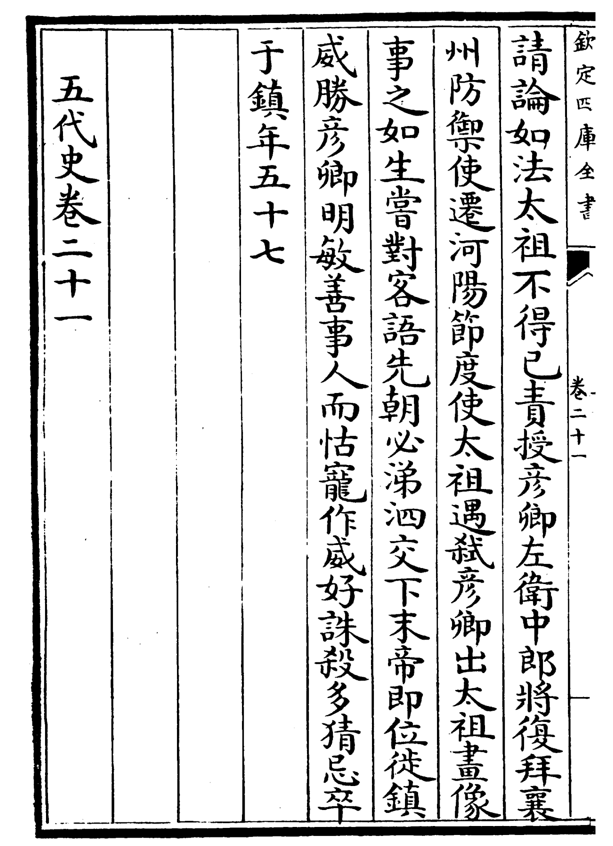
武以為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入慰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名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

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為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捍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為牙將太祖初就鎮以為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洺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為紹威計畫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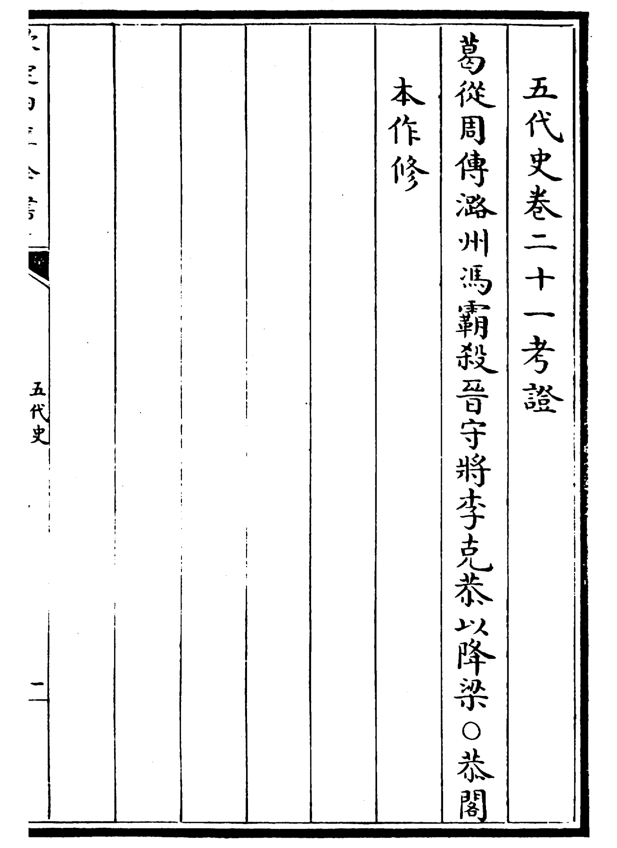
敬翔劉捍寇彦卿皆天為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太祖圍鳳翔以彦卿為都排陣使彦卿乘烏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彦卿奉表廹請遷都彦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為栰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温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傍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為

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廹昭宗上道太祖即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金吾街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避道前驅捽現投橋上石闌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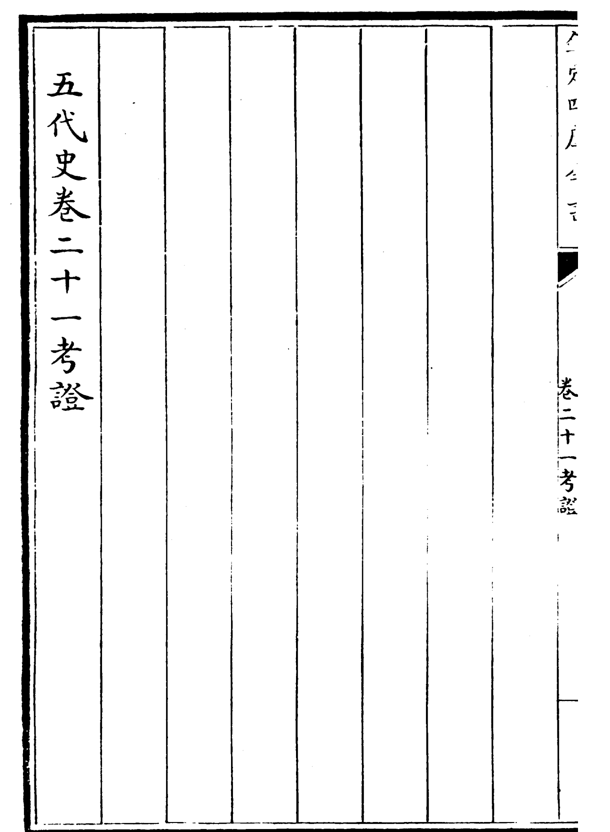
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彦卿左衛中郎將復拜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弑彦卿出太祖畫像事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彦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于鎮年五十七

五代史卷二十一



五代史卷二十一考證

葛從周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恭以降梁○恭闔本作修


五代史卷二十一考證

五代史卷二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兗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畧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吴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

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眞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彞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為夜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三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觧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為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

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為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為招討使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為懷英等軍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

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黄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詣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為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

敗從鎮感化其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從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邱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偽為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隂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漏洩事不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畧是時

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兖鄆以葛從周為兖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鄆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鄆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從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鄆鄆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為之緩攻鄆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

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彦温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鄩乃遣人陽語彦温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彦温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從周以禍福諭鄩鄩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梁鄩乃亦降從周為具齎裝送鄩歸梁鄩曰降將蒙梁

思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喪乎乃素服乗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自如太祖益竒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太祖遣鄩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鳯翔太祖乃以長安爲永平軍拜鄩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楊師厚卒分相魏爲兩鎮

末帝恐魏兵亂遣鄩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刼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来城上而潛軍出黄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来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鄩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鄩乃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鄩曰閫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没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

心宜思良畫鄩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
遣問鄩必勝之策鄩曰臣無竒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
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誚鄩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將破
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鄩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
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為
如何諸將皆欲戰鄩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
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猶若此
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

兵壓鄩營鄩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鄩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鄩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令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而潛兵貝州鄩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鄩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鄩爲員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鄩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爲義成軍

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鄩亳州團練使兖州張萬進反拜鄩兖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鄩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鄩為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鄩為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鄩乃譖之以為鄩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鄩兵數敗乃罷鄩歸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為刺史鄩妾王氏有美色鄩卒後入明宗宫中是為王淑妃明宗晚年

淑妃用事鄩二子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時遂
雍為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帥諸鎮兵討鳳翔戰敗
東歸遂雍閉門不納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至
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大
小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淄州刺史以鄩兄琪之
子遂清代遂雍為西京副留守遂清歷易棣等五州刺
史皆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
運中為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

里稱之嘗為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為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咸以為榮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為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為小校張晊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

兵為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葚以食軍擊走罕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會内黄遷滑州牢城遏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溮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走

吳名吳兵攻徐宿存勗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比傅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来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存節為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潞人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陣使晉兵已

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蓐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鄜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

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痟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名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

佗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為德妃歸霸少與其弟歸厚歸弁俱從黄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泰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晊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邱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為遊兵過晊栅晊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晊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

攻蔡州蔡將蕭顥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兖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破劉仁恭於內黃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末帝為顯官以

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弟歸厚字德坤為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晊屯赤岡歸厚與晊獨戰陣前晊憊而却諸將乘之晊遂大敗太祖大悅以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郴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從後至友裕徙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廳子軍直衝之戰

已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鬬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第取之以為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舁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歷洺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屈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弁為將亦善戰開平初為滑州長劍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為人沉嘿多智善劍槊秦宗權

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兖鄆爲拔山都指揮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臥帳中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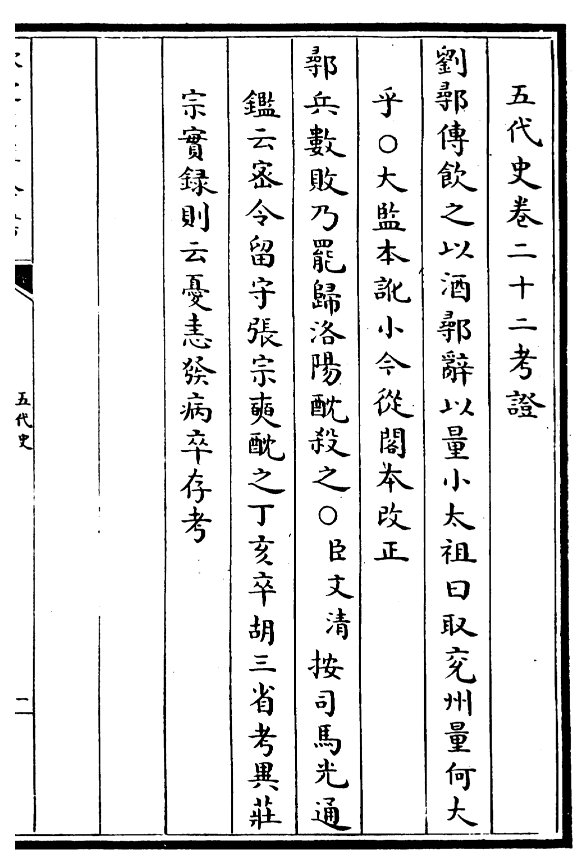
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名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亳州焦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

懷玉為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為永城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劍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兖鄆破徐宿懷玉金創被體戰必克捷所得賞賚往往以分士卒為梁名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兖破朱瑾於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

史屬歲屢豐乃繕兵治壁為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於澤州晉人攻之為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歷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守敗晉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朱友讓附于晉以襲鄜州執懷玉殺之

五代史卷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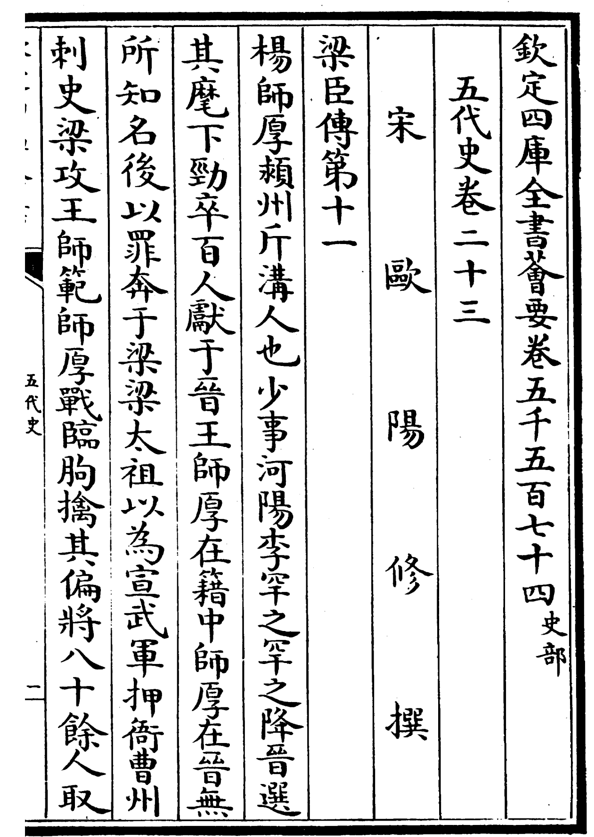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二十二考證

劉鄩傳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兖州量何大乎○大監本訛小今從閣本改正

鄩兵數敗乃罷歸洛陽酖殺之○臣文清按司馬光通鑑云客令留守張宗奭酖之丁亥卒胡三省考異莊宗實録則云憂恚發病卒存考

五代史　二

五代史卷二十二考證



五代史卷二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

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為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為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為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叛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竒兵傍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坑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從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臥洛陽少間乃

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為之擊趙以牽晉屯於龍花遣師厚攻棗彊三月一作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之進圍蓨縣晉史建瑭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

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倨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倔彊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効節軍友珪隂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温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

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下曰方郢王弒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計事使朱漢

賔以兵屯滑州為應末帝卒與彖先殺友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鉅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瘍發卒末帝為之受賀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淝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為將驍勇剛悍質畧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

兵於行容行容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為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容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名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嘆曰使吾得

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伏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

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為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洺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

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為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為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大尉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為都指揮使梁太

祖攻朱瑾于兖州宣遣瓌與何懐寳栁存等以兵萬人救兖州瓌趨待賔館欲絶梁餉道梁太祖畧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賔館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卦名)以為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賔以逆瓌而夜黒兵失道旦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顧路窮登塜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并取懐寳等數十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

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縶瓌及懷寶等至兗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寶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效從太祖平青州以為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洺磁諸州皆入于晉晉軍取楊劉末帝乃以瓌為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行臺晉軍迫瓌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瓌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

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瓌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晉人輜重在陣西瓌軍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輜重瓌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軍仰攻之瓌軍下山擊晉軍瓌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為柵瓌以舟兵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有子光圖凡言有子某者皆仕皇朝有聞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為小校尚讓攻梁

戰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
朱珍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裔馬
踣為蔡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
内黄遷衡山都虞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
梁兵攻王師範檀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
即位遷保義軍節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
於柏鄉晉兵圍邢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
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進封瑯琊郡王友珪立徙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

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晉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

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

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贈太師謚曰忠毅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為客將為人材武有辯

梁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揚行密

攻遂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

勳無所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為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

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為緥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来莫能為備殺其八千餘人遅明皆盡嗣勳中重瘡卒太祖即位贈太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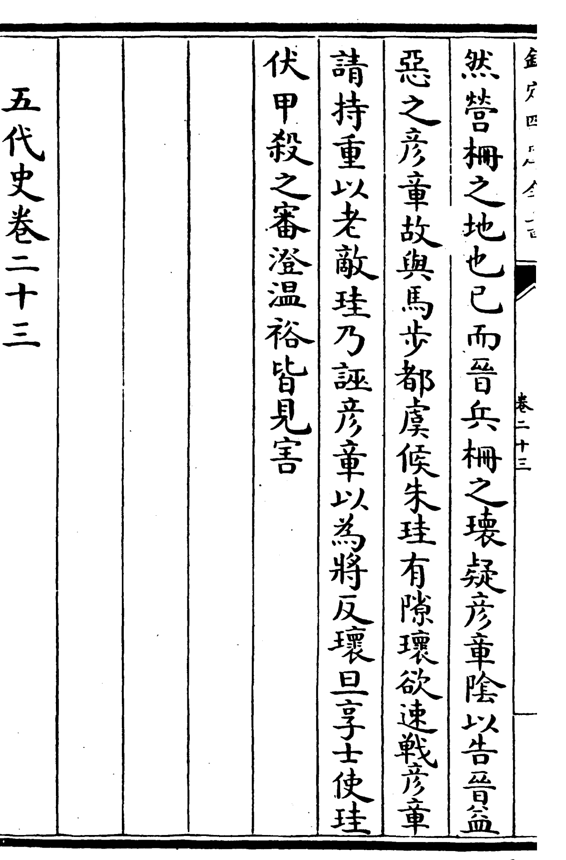
王虔裕瑯琊臨沂人也為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為生

少從諸葛爽起青棣間其後爽為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黄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為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黄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常為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柵巢走梁兵躡之戰于萬勝戍巢敗而東虔裕功為多乃表虔裕義州刺史黄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餘戰虔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

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遷執虔裕降于晉見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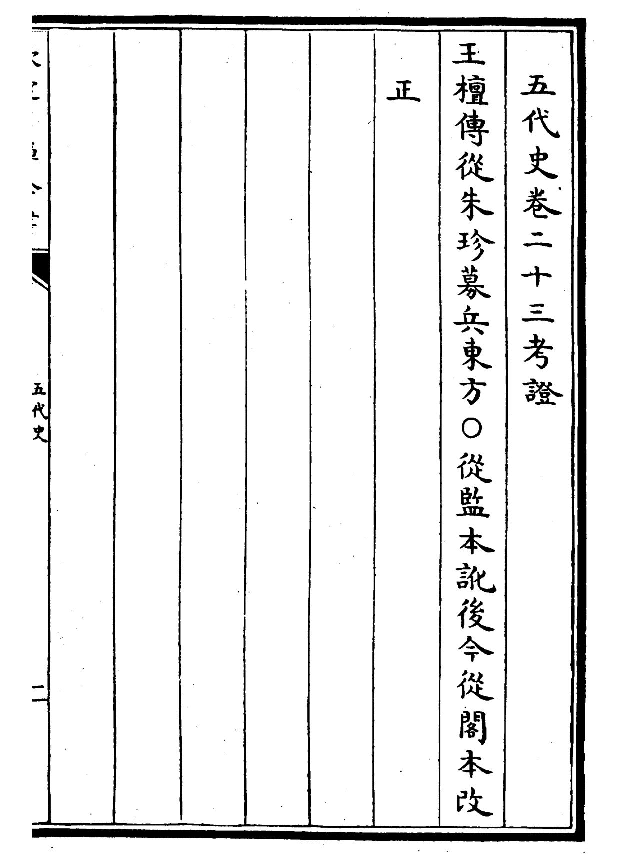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養以為子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為騎

將是時賀瓌善用步卒而彥章與孟審澄侯温裕皆善將騎兵審澄温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辦彥章事末帝累遷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瓌為北面招討使彥章為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嘗儒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瓌心忌之彥章與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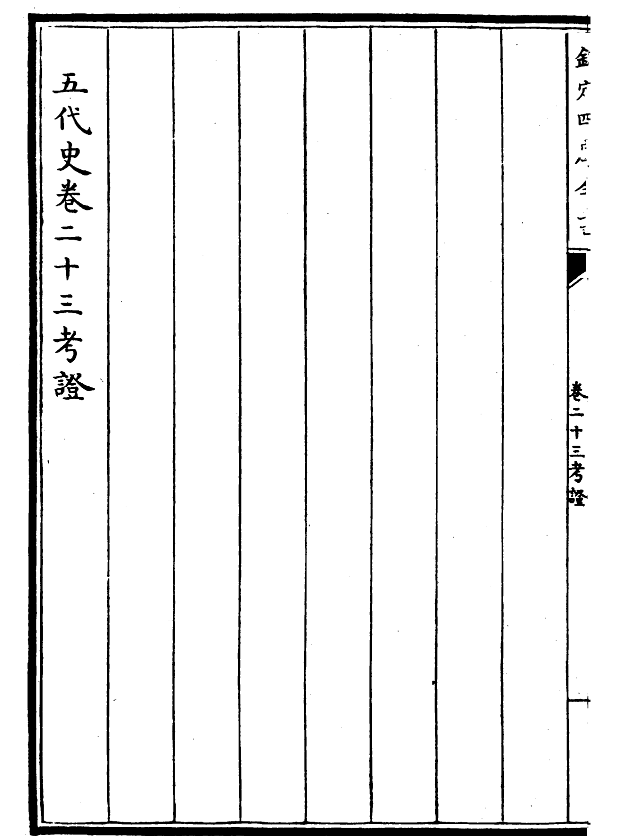


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壞疑彦章陰以告晉益惡之彦章故與馬步都虞候朱珪有隙瓌欲速戰彦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彦章以為將反瓌旦享士使珪伏甲殺之審澄温裕皆見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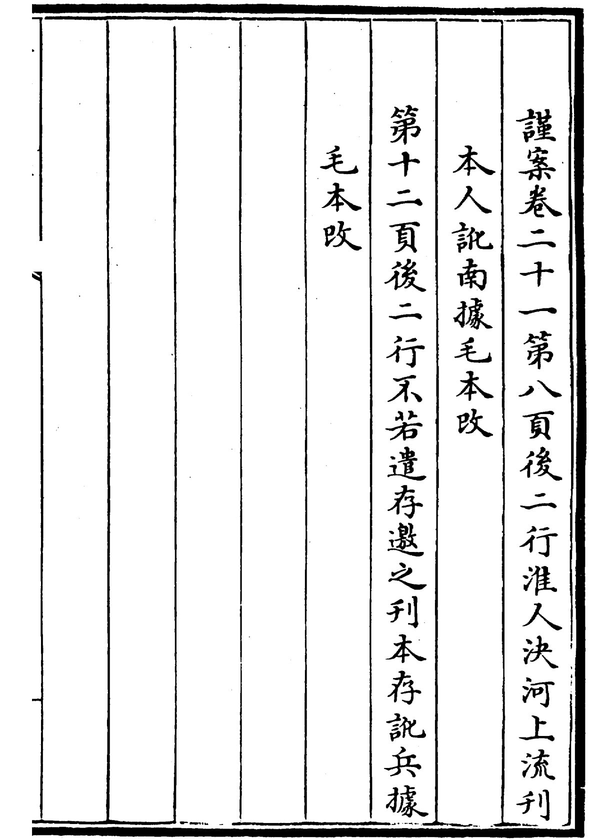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二十三


五代史卷二十三考證

王檀傳從朱珍募兵東方○從監本訛後今從閣本改正



五代史卷二十三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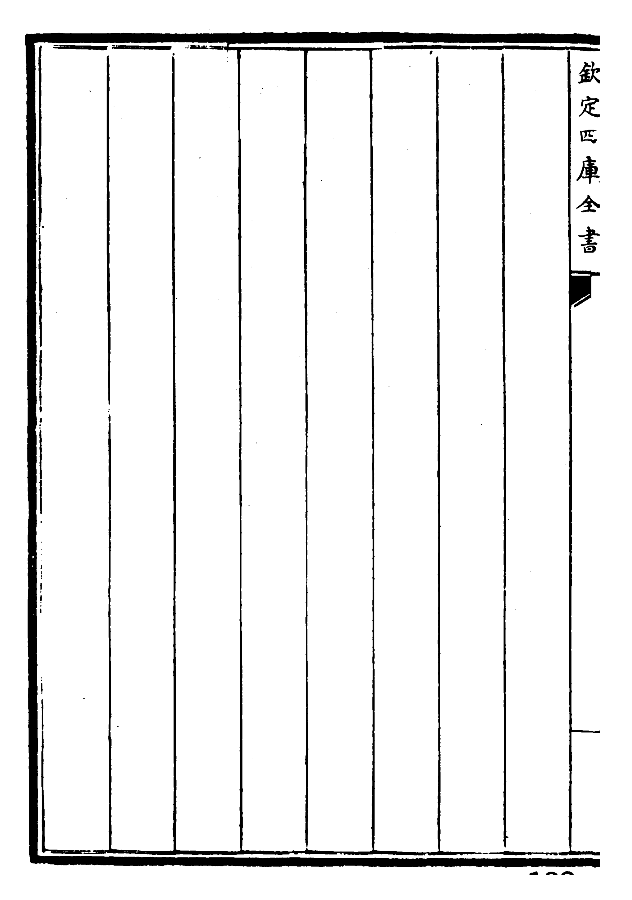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十一第八頁後二行淮人決河上流刋

本人訛南據毛本攺

第十二頁後二行不若遣存邀之刋本存訛兵據

毛本攺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魏世龐